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一

歷代國用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歳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歳經用之數用

其什一　喪用三年之仂　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暴猶耗也浩猶饒也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元謂賦口率出泉鄉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皆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蓋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謂指斥與人也此三者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

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説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

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謂用財之節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

於受藏之府若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凡邦之

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
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
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
雖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
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
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

賄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歳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

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見田賦門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見鬻爵門造皮幣白金見錢幣門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榷酒酤見征榷門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所大司農官庫少府水衡二者天子之私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

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起第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養之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

賦蠭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黄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宫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宫府藏完全獨未央宫燒攻莽三日死則安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别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見田賦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輸官見征榷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鄧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斂修宮錢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

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諌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絶修宫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繒帛㣲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
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
黄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
導行費中府内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别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引導也
呂強上疏諌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即位董卓刼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為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

為糇糧長安坵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强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稆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宫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

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煙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拾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於時石勒勇鋭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

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見田賦門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計一歲

所省米㲉麪有差見權酤門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糺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内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

間又並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廪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煑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廪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

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户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道晝夜不絶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寛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

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戸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

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内無事益寛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

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

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氊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

人國家至其富國强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衆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内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

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户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

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見訾算門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

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内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内河南劒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為婚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恊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

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並興人户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

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内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劒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

能容姦權歸朝廷詳見田賦門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

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為宫市見征朱泚僭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悦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横歛焉

裴延齡領度支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

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疋叚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温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歛之臣苛征横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

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内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廪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横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盖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貲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鍔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

鑄王遂李錡程异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户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户部歳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歳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户養一兵京西北河

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户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税榷酒茶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逺取後年乃濟及群盗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户口財賦之入較吏禄兵廪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

戸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内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虚竭無餘而内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禄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

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内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疋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

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廵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言於帝曰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

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

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料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閲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别為内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

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隷内藏庫揀納諸州

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
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
好也自乾德開寳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
有司計度之所鈌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内藏俟課賦
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
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止齋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
内藏是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揹撥入庫而不齊集

守藏之臣每以為言上亦不察察也葢祖宗盛時
内藏庫止是收簇給費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
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張諷
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
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内庫餘福建廣東
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隷而十年之間所入
殊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
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内藏遂為永額然諷

元奏治平以前諸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為元額矣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塲冶課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内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為左藏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為也元豐元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内藏庫内者委提刑拘催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内藏庫三

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復盡輸内藏矣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州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
大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㑹要開寶五年令汴
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
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
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
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

始於此銀絹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熈寧雖非舊貫猶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

立上供錢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疋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疋兩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疋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疋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百二十一貫疋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疋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疋兩河北路一十

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足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足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足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足兩陜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足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十八貫足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足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足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足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

六百四十三貫足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

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

和之數雖曰饟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

此寛民力之説所以為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叚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

始於唐之中葉蓋以大盗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

家日不暇給不能考覈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

制是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

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虆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樁管盖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寛於理財盖隂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

時可寛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

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則係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鈎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益務寛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

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着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絶不得䢖𤨏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

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没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閲但為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叚侵欺亦無由舉發為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

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臣窘束屢有奏陳謂如本州額定公使錢一千貫則先計其州元收坊場園池等項課利錢若干却以不係省錢貼足額數然諸項課錢逐年所收不等或虧折不及元數而所支不係省貼足之錢更正增添則比額定數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樁入便若輙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

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為無額上供謂坊場税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礬錢賣秤斗錢賣銅錫錢披剃錢封贈錢淘尋野料錢額外鑄到錢銅鉛木脚錢竹木税錢誤支請受錢代支失陷賞錢贓罰錢户絶物帛錢盖自係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有封樁而後起發盖至熙豐係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畧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盖約本志修入而實録不著竊考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勅川陜錢帛令本路轉運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剰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當切約度在州以三年准

備爲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陜西緣邊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月帳内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係錢物合供文帳並於逐色都數下具言元管年代合係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係本州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多支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要用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即除式樣遍下諸州

府具金銀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内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即據少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約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樁以此參考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濤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録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録不載前詔為疑

蓋唐末而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立故也既欲矯宿弊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紀綱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不妨藏之州郡以備不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頭子錢本末見田賦門

文獻通考卷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二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二

歷代國用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強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

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户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寖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宫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陜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

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寶元元年未用兵陜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竒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陜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觧而調用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内地汰其老弱官屬羡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

百八十五寳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禄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徳中祀南郊内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寛財者制國用之職

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寛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歳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别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巳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巳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

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

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

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

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

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宫而為之祠固已過

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特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禄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盖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

人馬為之𢈔長𢈔長立而馬益𤸇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

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

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有餘其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歲之數入官之多門

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

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為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

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

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

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氊覆勵精為治大修憲度内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為之制物為之法雖藏氷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禄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禄三司上新增吏禄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

吏禄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
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
帝謂輔臣曰比閲内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
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
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牕牖以
為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户部
太府寺於内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
閲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以裕内藏又别儲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玁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羡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㪺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

為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外江綱船之類例皆賫轉運司封椿上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歳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椿錢物及内外封椿禁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椿處諸路覬望於蒐補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椿仗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椿仍舊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户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
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竊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曽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閲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

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

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盖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羸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

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令户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邪為并收驛料等帳邪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邪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邪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

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户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户部户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户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户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户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

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户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録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末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汎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

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内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𡸁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宫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

盈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何如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今為四百三十一

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

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族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内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

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為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寧復糸

考焉且條畫其事之費因其法而用今其法既改則其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歳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禄視嘉祐治平既優京更

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

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户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為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户部錢物其措置裒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户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

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陜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邉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内帑本以備邉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歳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鹽榷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

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陜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寛剰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歳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内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三十年户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内外諸軍歳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

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别為之名凡度支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

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

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盖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

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逺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冡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府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群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蒼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

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
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
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
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
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年
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
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

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令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偕至矣漢之大司農則

今之户部也竊見户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㑹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冊進呈而於諸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㑹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遠文籍愈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況今日能盡草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内況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户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

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

令户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縁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户部參考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户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户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

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

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頻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

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

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内之所以取悦於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寛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晝力於茍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文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

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

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

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
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
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幷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
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
之獲皆有以征之葢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
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
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
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

貫窮地之實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鬬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陜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黄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

起兵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

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

五百追捉鄉户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

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

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

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

役邉一有警賦斂輙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

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寛剰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熈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

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於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户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

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
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户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
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内庫或睿思
殿或御前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執
内藏庫即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
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冬年寒
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内帑山積紹興末

詔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椿錢入内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户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膳

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陜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之當國以兀术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偏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甞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日歷勑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為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嵗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内司掌宮禁營繕嵗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嵗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

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閫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於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

窠名子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塲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

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晝會一嵗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寛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譏察滲漏使嵗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盖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歛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

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

乙未然其風盖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餽計其所得動輙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餽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吏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

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别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於大軍庫故歛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於户部輙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歛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

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

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厚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壹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内府之所進奉

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
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
平之時盖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躭
慾黷貨之事雖内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
郡之財賦固已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
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
以行寛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
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盖自

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葢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樁留之賦然有限之樁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

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遍及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而能行之

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娆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